



把世界分成 两半

朱山坡 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势力

把世界分成 两半

朱山坡 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世界分成两半/朱山坡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6
(新势力丛书)

ISBN 978-7-5321-5735-8

I. ①把…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944 号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钱 祯

把世界分成两半

朱山坡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2,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35-8/I · 4571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目 录

捕鳝记	1
天色已晚	9
霹雳雷	19
惊叫	35
回头客	49
一个冒雪锯木的早晨	73
等待一个将死的人	85
信徒	109
推销员	121
王孝廉的第六种死法	137

151	我在南京没有朋友
165	丢失国旗的孩子
179	逃亡路上的坏天气
195	送我去樟树镇
207	把世界分成两半
221	公道
239	投诚
267	中国银行
283	后记：向着经典写

捕鳝记

有月光更好，没有月光也成。沿着弯曲窄小的河流一直往上走，一个夜晚下来总能捕到半箩筐的鳝鱼。

当然，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父亲说，那时候，每到夏天，直至初秋，他总跟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一起，打着火把，拿着长长的竹夹子，那些肥胖得像蛇一样的黄鳝从淤泥里钻出来静静地躺在泥面上等待他们的捕捉。有时候，蛇和鳝分不清楚，往往误将蛇放进箩筐里。但无论如何，鳝鱼总会比蛇多得多。现在不一样了，鳝鱼越来越少，像冬天的蛇几乎找不着它们的踪迹了。它们往哪里去了呢？它们会不会宁愿闷死在泥里也不出来？但我们仍然得捕捉鳝鱼到镇上换取粮食充饥，像村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否则挨不到冬天便会饿死。

母亲好几天不见踪影了。我和弟弟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父亲也不肯告诉我，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肯定知道。我们猜测母亲肯定是丢下我们逃荒去了。但我们又否定了自己的瞎扯，因为母亲瘫痪一年多了，从未离开过床，她都快变成床的一部分了。父亲说，等到我们捕获一箩筐的鳝鱼，母亲便会出现在我们的

面前。因为母亲早就想吃一顿鲜美的鳝鱼粥，满满的一锅，里面除了米，全是肥腻的鳝鱼片，黄澄澄的，粥面上洒上零星的葱花，馥郁的鱼香能引来很多蝗虫、飞蛾、蟾蜍和蚯蚓。母亲说，能吃上这样的一顿，死也瞑目了。可是，母亲躲起来有好多天了。

入夜，我便迫不及待地跟随父亲出发。我们要走在其他人的前头。出发前，父亲依照习俗，双手抓着点燃的三根香对着东方喃喃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大概是请众神保佑今夜此行的路上顺顺利利，不要碰上鬼魂。我们的口袋里有神符，能避邪气。但这并非绝对保险，村里曾经有人在捕鳝的时候被鬼魂缠上了，迷失了方向，在方寸之地徘徊了整整一晚，画地为牢，步履杂乱，直到第二天有人扇他的耳光才清醒过来。这还是幸运的，李清福父子入夜出发捕鳝，直到第二天中午还不见回来，傍晚有人在一个水潭里找到他们的尸体。那个水潭哪能淹死人啊？连狗也淹不死。听人说，他们是中了邪气。黑夜一降临，邪气便跟随而来。你别看夜晚里什么也没有啊，其实什么都有，只是你看不见。三个弟弟被拒绝参与，因为他们面黄肌瘦，在夜晚里像鬼影一样，父亲把他们锁在家里，饿得像三只鹅在叫。夜色浓郁，甚少月光。我拿着火把。火把的残烬落在我的手上，我感觉不到灼疼。火把的热浪把我烤得汗流满面。父亲沿着河流，猫着腰，盯着浅水的河面。我的火把足够把河流照亮，并且能恰当在照到父亲希望照到的点上。父亲对我很满意。我们走得很快，因为对河床一目了然，河床上没有鳝鱼。最让人激动的是我们把一根弯曲的树枝当成了鳝鱼，父亲的夹子慢慢伸过去，它没有察觉，父亲猛地一夹，发出一声卡嚓，树枝断成两截。父亲沮丧地说，这年头，连鳝鱼也善变了。

没有谁知道这条河流有多长。我们转了几道河湾，穿过了几片辽阔的原野，翻越了两三座山坡，离家越来越远了。猫头鹰在附近的树林里发出哀鸣，把那些蛙、虫吓得不敢发出声音。我听得见父亲沉重的脚步声和喘息以及自己饥肠辘辘的咕噜。我喝了口干净的河水。父亲知道我是饿了。如果能捕到一条鳝，哪怕是一条蛇，他肯定会就地烤给我吃。可是，我们仍然继续行走，清澈见底的河床除了沙石和泥土什么也没有。火把的薪料换了一次又一次。夜深了。山峦和树林遮挡了黯淡的月光。父亲的耐性不断流失，像河水一样。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以至我跟不上了。父亲走到了黑暗的前面。我看不到他。

“爸爸。”我喊。

父亲在黑暗中回答：你慢一点，前面肯定有鳝鱼，它们搬迁到前面去了。

“爸爸。”

“它们就躲藏在河的上头，它们以为我们不知道。”

我加紧了脚步。可是我的腿太沉重，像陷入泥潭里拔不出来。火把也变得沉重了，我举的不是火把，而是擎天之柱，一松手天便要塌下来。一松手，火把熄灭，黑暗会瞬间把我吞噬，像一只蚂蚁消失在漩涡里。

“爸爸。”

“我到前面等你。”

“你要走到河的尽头吗？”

“也许吧，谁让鳝鱼都跑到那里去了呢。”

“可是……火把。”

“那些狡诈的鳝鱼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没有火把我也能抓住它们。”

父亲曾吹嘘说他能听得到鳝鱼打呼噜的声音，循着声音能轻易抓到梦中的鳝鱼。太神奇了，我不相信父亲真能够做到。

黑暗将我围困。黑暗里藏着无数把砍刀。前面永远是最危险最恐怖的，父亲走在最前面。我不知道又转了多少道河湾，河越来越陌生，我们离家很远了。树丛、草丛和底细不明的黑团像鬼影一样在前头等待。父亲的声音越去越远，我都听不到了。我叫了几声，也没见回答。他彻底消失在黑暗里。

我想，父亲肯定在河的尽头等我。我必须尽快赶到那里去。

恐惧让我的双腿瞬间充满了力量，像骑上了一只捕食的幼豹，沿着河岸一直往前奔跑。摔了跟头又爬起来。火把的残烬散落在我的身上，火把越来越短，要把我的手烤焦了。但我顾不上了那么多，奔跑让我忘记了疼痛。在孤独中，我想母亲了，想弟弟们。幸好弟弟们没有跟随我们，否则他们会成为父亲和我的累赘，哭闹声会惊醒陌生寂静的原野。他们应该睡着了，就睡在平时我们拥在一起睡的小木板床上，没有席子，没有蚊帐，没有窗户，只有一张薄薄的、千疮百孔的被单，冬天我们也是这样过。当然，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身上会盖上一层厚厚的稻草，把自己埋藏起来，不让寒风找到。只是我们生不逢时，遭遇了自太平天国兵祸以来最严重的饥荒。生产队的粮仓空荡荡的，村民把树皮、芭蕉芯、黑色的泥巴塞进嘴巴，咽进肚子里，经常能看到他们脸上挂着消化不良导致的苦楚。不知道村里谁放出来的风声，“再这样下去，要学老祖宗易子而食了，”吓得小孩子惶惶不可终日，即使躲在家里也不放心。弟

弟兄们甚至开始怀疑父亲，因为父亲眼里对我们流露出了比过去更多的眷恋和怜悯，同时不经意间也流露出阴冷的决绝。但我不相信父亲忍心把我们推到别人的刀俎之下，当然，仁慈的父亲也不会忍心吞食别人的孩子。因此，我对弟弟们说，放心，我们是安全的，不仅仅因为我们身上只剩下骨头。

在火把将尽的时候，我被一个山洞挡住了去路。山洞很小，只允许河流从它的底下经过。山洞的岩石很低，把河流压得很扁。但山洞很长，有河流那么长，猜不到尽头。我喊了一声：

“爸爸。”

可是听不到父亲的回答，我的声音又回到自己的耳朵里了。

又喊了一声，两声，三声，数声。

父亲肯定躲在黑暗里，而且听到我的呼喊了，他不回答是因为要考验我的胆识和耐力。

火把缓缓熄灭。手上只留下不能燃烧的残薪和被火把灼伤的余痛。世界陷入无边无际的漆黑和前所未有的孤寂。黑暗把我堵住，无路可走。我屏住呼吸，只能听见流水轻微的声音和自己急促的呼吸声。我害怕极了，极力呼喊父亲，要让他感受到我的恐惧——我的恐惧随着河流传送到山洞深处和世界的背后。河水变得颤抖和冰冷。然而，我听不到父亲的回应，我真正变得绝望，我要放声痛哭。

“老大，我在这里。”突然传来我最为熟悉的声音，是母亲。是的，她就在身边。我闻到她的气味了。

“妈妈。”我张开双手寻找母亲。

“我在这里。”母亲的声音是从地上传来的，像一股温暖的涌

泉。我俯下身去，终于摸到了母亲，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腐味，臭不可闻。

“妈，你怎么躲到这里来了？”我摸着母亲的脸，她的肉开始腐烂了，脖子、肩膀、臂膊、手掌，全身的肉都腐烂了，像墙上的烂泥巴，一块一块地掉。她身上有蛆虫，像幼小的鳝鱼在蠕动在茁壮成长……

“妈，你怎么啦？”我惊慌地问母亲。

“没什么呀，我很好。”母亲若无其事地说。

“妈，你是不是已经死了？”我哭喊起来。

“你说什么呢，老大。你不是看见了吗？我很好。”母亲平静地说，就像在家里一样。但我看不见她。

“我叫爸爸来救你……”我要松开母亲去寻找父亲。母亲却抓住了我的手，“你爸就在前面，我看到他了。他也看得见我们。”

我惊讶地往岩洞里看，可是深不可测，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

“富汉、英群、树春、玉芬、兴强、小娟、阙刚……都在这里。”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一串已经失踪了多时的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夜里悄然无声地离开村子的，我以为他们丢下亲人逃荒去了，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母亲说：“他们饿着肚子来到这里，现在他们都很好。他们再也不会分食亲人的粮食了，他们的孩子也不会饿死了。”

我四处摸了摸，全是骨头架子，大的，小的，高的，矮的，一副，两副，三副……原来他们都在这里。

“爸爸呢？”

“他就在前面，在河的尽头。”

“爸爸怎么啦？”

“没什么呀，他也很好。”

“弟弟呢？家里的弟弟怎么办？”

“他们睡着了。老二、老三、老四都睡得很安逸，像三只吃饱了的小兔子。家里的粮食够他们挨过冬天的……”

“妈，我呢？我怎么办？”

“你也会很好的，老大。”

“我饿。我好像一辈子从没吃过饭。我快要饿死了。妈。”

“那你早一点躺下来吧。躺下来就好了，来，快躺到妈妈的身边。”

我顺从地躺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搂抱着我，河水从我们的身底下流过，抚摸着我的躯体，滑滑的，凉凉的，痒痒的，像一万条鳝鱼在嬉戏、挑逗。

“爸爸，快来，鳝鱼都藏在这里了。”我兴奋地喊了一声。母亲慈爱地笑了笑，轻轻地把我搂得更紧。

天色已晚

我已经三个月零十七天没有吃肉了。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妹妹也是。捉襟见肘的母亲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肉,但邻居家传来的肉香引起了我们一场舌头上的骚乱。母亲都快控制不了家里的局势,终于答应等到祖母生日那天吃一顿肉。祖母已经 86 岁,躺在病榻上的时间远比我们没吃肉的时间长,身体每况愈下,估计过不了年关,但当她听说将要吃上肉了,快乐得像我们兄妹中的任何一个。为此,母亲快速而痛心地将地里能卖的东西都贱卖了,终于凑足了六块钱。家里每一个成员,包括久不闻窗外事的祖母都知道,这是三斤肉的钱。我的兄妹大概在家里憋坏了,迫不及待,都争着跑一趟镇上,纷纷向母亲保证,晚上肉肯定会落到我家的锅里。

“必须是三斤!”母亲厉声说道。没有三斤肉无法应付这几张三月不知肉味的嘴。母亲严厉起来是说一不二的,我们没有谁敢阳奉阴违。

兄妹们轮番向母亲表明自己多么适合去镇上买肉。我把他们推开,说,我跟肉铺行那些屠户熟得很,老金、老方、老宋、老阕,他

们都认识我，不敢对我短斤少两，或许我还能从他们那里多要一些。

这是兄妹们都无法比拟的优势。虽然他们据理力争，但母亲最后还是把钱交到了我的手上。

“去吧！”母亲再次厉声强调说，“必须是三斤！”

午饭后，我将钱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撒开双腿，像一匹第一次离开马厩的小野马，往镇上飞奔，我的身后扬起了滚滚黄土。

镇上人来人往，大部分是无所事事地闲逛。我从那些散发着汗臭的肉体中间穿过，老马识途地直奔肉行。在我心目中，肉行是全镇最重要的地方，但它不在镇中心，像电影院不在镇的中心一样。

肉行和电影院中间隔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肉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而电影院是我最不熟悉的地方。每次到镇上，我总喜欢坐在肉行临街的长椅上，遥望电影院墙壁上的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倾听从电影院传来的人物对白和配音，想象银幕上每一个角色的言行举止和观众席上表情各异的脸孔。长椅上日积月累起来的污垢散发着油腻的气味，苍蝇和肉行里粗鄙的闲言碎语也无法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愿意这样端坐一个下午，直到电影散场，然后一个人乘着暮色孤独地跑十几里路回到村里。肉行里的屠户都说，见过听戏听得忘记自己姓甚名谁的，没见过听电影也听得如醉如痴的。他们不知道听电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电影在电影院里不止上映一次，只要听过两次，我便能复述那些情节，背得出那些台词，甚至能模仿电影里人物说话的腔调，令肉行的那些奸商刮目相看。但他们决不会施舍两块钱给我买一张电影票。

然而，听电影肯定比不上看电影。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大摇大摆走进电影院里的人。我最大的愿望是天天都待在电影院里。但一年到头，我能进电影院一趟已经算是天大的幸运了。何况，我连到镇上一趟的机会也不容易得到。

肉行的屠户们看到我，对我说，小子，好久不见了，又来“听电影”？卢大耳说了，从今天起，“听电影”也要收费了。

卢大耳是电影院入口的检票员。我才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那大街上的人都得向他交费罗？”我说。

他们说，卢大耳说了，只对你收费，因为你“听电影”听得最认真，电影里的门门道道都被你听出来了，跟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没有多大区别。

我说，我今天不是来听电影的，是来买肉的，今天是我祖母生日，我必须买三斤肉回家。

屠户们大为意外，纷纷夸自己的肉，从没如此慷慨地给我那么多的笑容和奉承。我像国王一样挑剔，从头到尾，对每一个肉摊的肉都评头品足一番而没有下决心掏钱，终于激起了众怒。他们开始怀疑我的钱袋。我从衣兜里摸出被我捏得皱巴巴的六块钱，并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像炫耀一堆大钞。

我不是嫌他们的肉不好。只是觉得我应该还是像一个老成持重的国王，跟他们周旋，直到价钱合适到令我无法拒绝为止。然而，价钱要到达最合适的位置，要等到肉行快打烊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们往往还剩下些品质比较差的剩肉。这些开始散发着馊味的剩肉往往被他们忍痛贱卖掉。也就是说，六块钱现在只能买三斤肉，到了傍晚，却有可能买到四斤甚至更多。如果提着四斤肉回

到家里,我将成为全家的英雄。因此,我得跟他们耗时间。时候还早。反正我不缺时间。

屠户们看不见我的城府有多深,肤浅地对我冷嘲热讽,特别是老宋,说我妄想用六块钱买一头猪回家。我历来对老宋不薄,差不多每次买肉我都是光顾他的肉铺,他说话却如此尖酸刻薄!金钱确实能照得见人心啊。

我不管他们,像往常那样,坐在肉行临街的长椅上,安静地“听电影”。我已经很久没有“听电影”了。

电影刚好开始。一听片头音乐,便知道是日本电影《伊豆的舞女》。这是一年来我第三次“听”这个影片了。估计是电影院弄不到新的影片,便放映这些旧影片糊弄人,怪不得今天的电影院门口冷冷清清的,似乎连检票的卢大耳都不见踪影。但当我听到薰子说话的声音时,心还是禁不住狂奔乱跳甚至浑身颤抖。然而,万恶的电影院竟然从没有张贴过《伊豆的舞女》的海报,因而我无法知道薰子长得什么样子。我无数次想象薰子的模样和她的一颦一笑,她长得是不是像我的表姐?或者像我的堂嫂?又或者,表姐和堂嫂加起来也比不上薰子漂亮、温驯?我好像跟薰子早已经相识,她从遥远的日本漂洋过海来到我的小镇,每次都只是和我相隔一条简陋的街道,一堵破败的墙,甚至只隔着粗鄙委琐的卢大耳,仿佛我只需伸出手,便能摸到她的脸。她已经第三次来到我的身边,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我觉得我应该和她相见。

肉行也变得冷冷清清的。我从长椅上站起来,引起屠户们的骚动。

“你不买肉了?”他们的脸上泛着油光,脏兮兮的身子养着一群